

品读江西

# 庐山的雾

□ 刘 华



庐山观云亭 殷锡翔摄

当年还是插队知青的我，因为喜好写作，被派往井冈山、韶山参加文学活动，而后，与文友结伴，走长沙，访武汉，一夜班轮到九江，上岸再乘2路公共汽车到达终点站莲花洞，从那儿徒步爬上庐山——只为探看庐山真面目。

我曾打油诗记历那次红色之旅。不过，那些打油诗被雾淋湿了，当爬上好汉坡之后。据说，那条山路叫莲姑路名人登山古道。

后来屡次上庐山，或为采访，或为陪客，来去匆匆，走马观花，记忆里尽是湿漉漉的墙、水淋淋的树、雾蒙蒙的远方和脚下。大约因为恰巧都在上半年及暑期吧，空气潮乎乎，被褥潮乎乎，情绪潮乎乎。仿佛，雾才是庐山的主人，它给客人送来潮湿的体味和想象、朦胧的缅怀和感慨。其实，雾也是不懂礼数的山野顽童，一开门，一开窗，便强蛮地涌进屋来。

庐山的雾，也可以成为令人称奇的气象景观，当它从谷壑升腾起来，漫漶开来的时候。我遇见过两三次。也许，雾早就聚集在森林、溪谷间，暗自密谋，私下里积蓄着什么，譬如，心气、情感和力量。是的，我以为，一切的上升，必定有一个积蓄过程。因为，一切的上升，都是迸发。从谷底冷不丁喷涌出来的雾也是。它悄无声息地扩张着，很快淹没林梢，淹没对面山腰处的房屋。它执着地拍打着某座山峰，那回溅的雾往后翻卷，重新融入自己士气高昂的队伍。经过那样周而复始、锲而不舍的冲击，雾迅速膨胀，汹涌澎湃。比潮涨更加有力。

为了下山方便，趁着雾尚未放肆弥漫，我赶紧逃离那个现场。路上的雾却是时有时无。半山腰的现场，此刻又该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我不知道。不过，后来的一个傍晚，我看到忽然腾起且十分嚣张的雾，紧接着竟凝滞不动地环绕一座山峰，一副如胶似漆的样子。那座山峰是令它心仪的伟男子吗？

更多的时候，我在雾里行走。雾的内部，只能看见最近的车灯、最近的树，以及路边的一截白线。

也许，多雾的山原本就是一个内向的人。一个学养深厚而见识广博的智者。满腹经纶而意气平和，阅尽沧桑却深沉无言。也许，结识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等待。等待深交。等待缘分。等待彼此敞开心扉。

或者，等待某个季节？

大约是深秋。不觉间多年过去，再次置身山中，我终于看见庐山另一番面目。暖融融的秋阳，驱散了雾的记忆，眼前一片响亮的黄。层层叠叠的，斑斑驳驳的，从一面山坡上披覆下来，或者，从山坳里攀援上去。一棵树披着阳光的金黄，像阳光照耀下的少男少女。团团簇簇的金黄，掩映着红顶蓝顶的房子。在依山而建的建筑群里，黄叶飘飘洒洒，成群结队地奔跑，仿佛真的变成了阳光的孩子、房屋的孩子、路的孩子。

那些树叫法国梧桐。它们好像天生喜欢庐山的老房子，呈现各种建筑风格的石头房屋。它们的叶子即便落下来，也愿意久久地铺在房前屋后，如毡如毯，厚厚的一层，哪怕有的别墅门窗紧闭。树叶们在草坪上叠罗汉或者依偎在一起晒太阳，文静的叶子独处一隅，陶醉于揆揆自己，调皮的则扒上窗台，偷窥里面深邃的黧黑和幽静。

漫山遍野的法国梧桐似乎就是为了烘托那些别墅。而那么多老房子，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许多人曾经的户籍和一些人的暂住史。庐山别墅群对游客开放住宿以后，我曾陪同两批客人入住这被冠为“名人故居”的老房子。

第一批，2006年10月，请来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他们只是历史的访客，住在石头的别墅里，夜夜谈笑甚欢，早起一问，都睡得挺香，有的还做了好梦。对于他们，历史也是风景，譬如一挂瀑布或者一棵老树。临走，他们与门前的介绍文字和名牌拍了合影，以备忘，以夸耀；第二批客人是来参加2010年中国庐山国际作家写作营活动的，他们中的老者，一旦是沧桑世事的记载中的史实震惊了——在侵华日军大肆轰炸庐山并勒令外侨撤离，及至英美撤侨舰船等候在山下的危急关头，哪怕两位舰长颤颤着坐轿上山苦口婆心劝说，二十多个国家的九百侨民再度开会仍决定留守庐山，对此，《庐山

续志稿》称：“外侨因财产、营业，以及与我人民情感，大部不愿走动，仅有二十人表示离山。”

能不震惊吗？原来，情感和财产、事业一样弥足珍贵，一样须臾不可离弃！

有一位在庐山曾经无人不知的洋人名叫都约翰，好像是英国传教士，他和全家被侵占庐山的日军勒令即刻下山，而他宁死不从竟服毒自杀，刚烈得很。此心此情，令人唏嘘不已。有史料称：“枯岭未曾撤退之美侨，均愿为我效劳，或为医生，或为看护，均不愿放弃其职务。”他国侨民亦然。日军的暴行激起了各国侨民的极大愤慨，他们毅然选择和平日子里相濡以沫的枯岭居民同呼吸共命运。

164号别墅的外廊入口，当年便有庐山百姓在此为瑞典籍夏牧师及夫人并美籍布朗夫人立碑，石碑就是无可辩驳的历史见证。置身战争险境，夏牧师他们看到避难者日益缺衣乏食，因而“忧形于色，深念救济之难，戚戚于心者有日矣，迨己卯年二十八日傍晚至最后危险时期……仓卒成立避难所四处，容纳避难者六百九十八人”，“先生暨夫人并美籍布朗夫人等，更番维护，至周且密，视难民如家人父子，然每日为祷告，精心诚志以求佑我灾黎，真令人涕泪交流，其救人于危，实近世所罕见而”。

庐山朋友送我摄影家张雷先生编著的《苍山枯岭——叔父日记》一书，其中对此也有描述：“因英、美等与日本成了敌对国，他们的侨民虽然在枯岭已经取得居住证，可很快面临被驱逐的困境。他们中很多人在此有固定资产，并生活了大半辈子，枯岭是他们的家，都不愿离开。可在日军的威逼下，他们不得不离开。霍骥子离开时，请了很多挑夫，将他的行李从枯岭挑运到九江码头，然后乘船回国。葛洋人是内地会传教士，那天，他和夫人站在院子里，面带沮丧的神情，把衣物、各种用具，甚至上等的红木家具都抬出来廉价贱卖。”他家门口热闹异常，有看热闹的，也有挑选物件的，还出现了哄抢的，然，路过的“蔡先生母亲”看到葛洋人低价出让心仪的物品，“她转身回家放声痛哭”，一直念叨着葛洋人照顾自家的种种好处，并愤慨于现场发生的哄抢行为。

请记住个子矮小、有些驼背、做洋油生意的霍骥子。“他把钱看得很重，对每个进羊舍的人反复申明，每人每天五块大洋保护费。即使如此高价，来的人还是不少。”要知道，刀光血影之中，挣保护费也是很危险的。

至于94号别墅的主人麦小姐则是圣母一般的存在。“这里接纳了很多难民，一间大西餐厅里住了小孩、老人、年轻女子约百人，很是嘈杂，哭声、喊叫声不绝于耳。叔父三兄弟也被安排在这里。”不料，日军突然选择在此举办宴席，“这让麦小姐措手不及。下午5点，麦小姐匆忙将难民转移，叔父三兄弟被安排到一栋别墅的亭子间，身边还有老太太、小孩及妇女。大家都睡在地上，麦小姐忙着到各房间为孩子分发面包，每送一块面包时，就反复叮嘱孩子们，以免被日军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日军整夜在她的餐厅里饮酒狂欢，而麦小姐则不时去各处察看，陪同难民一道度过惊悚的不眠之夜。

书中，还有两段记录庐山雾的文字。一段，煞是惊心：“二妈往山欣赏，山雾蒙蒙，致将手之肘部砍断，血流如注。”一段，甚为怡神：“循径至山巅上，但见草色平铺，朝雾盈盈，群松郁茂……俯观长江之间，大雾四屯，弥漫无涯，状如波浪滔天，涌起若大海然，盖所谓云海也。有顷，白日东升，光芒四射，与雾作淡红色。少焉，散灭无踪矣。远眺长江如带，与日相辉映，真一幅天然画也。”

关于外侨扶危济困、救助孩童，与庐山军民同仇敌忾、共度时艰，以及我百姓营救美国飞虎队员的更多事迹，杨振弩先生的《庐山往事》一书中有生动记述。杨振弩笔下的那些往事，抢救性地来自庐山老人的唇舌之间，是平民视角的枯岭旧事，平易、真切而充满感情。我把它和《苍山枯岭》与庐山志书放在一起，用于不时地温习庐山。我特别担忧，曾经支撑着严酷历史的人类情感、文化情感，会在多雾的环境多雾的季节霉变了去，甚至，会在深秋里被厚厚的落叶掩埋了去。那些情感应该也是可以抢救的吧？

藏书家朋友周志刚也曾诗意地描写庐山的雾：“那年冬天，我站在枯岭街的尽头，看雾从峡谷里漫上来，先是填满了长冲河的山谷，然后漫过那些红瓦的别墅屋顶，漫过教堂的尖顶，最后把整个山城都裹进了一片乳白色的寂静里。”他写下这段文字，跟他淘得一本出版于1921年的英文著作有关，跟他穿越历史雾霭从泛黄的档案和拍卖网站的书籍简介中终于搜索出编著者索乐安的人生轨迹有关。那可是洋人写庐山的第一本专著。

《历史性的庐山》。周先生在微信朋友圈一晒出这个书名，顿时震撼到我了。为什么？还是用他美篇里的文字来表达吧：“在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近八十年后，在‘欧洲文化中心论’依然甚嚣尘上的二十世纪初叶，这样一本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而且，书名不叫“庐山的历史”，叫“历史性的庐山”，细微的差别却蕴有深意，“历史性”“是一个开放的、进行时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庐山本身就在创造历史，就在参与历史的进程，就在维系着、丰富着人类文明的生命力”。

《历史性的庐山》的策划者、组织者索乐安，是英国传教士，也是出版商、教育家和汉学家，因译书贡献卓著，曾获清光绪皇帝赏赐“游学毕业进士”称号。那时的索乐安及其团队，穿透庐山云雾竟看到了某种超越性的文化价值，某种与他们能够产生心灵共鸣的东西，于是，我们得以通过这本书，“看到的不仅是庐山的风景和文化，更是那个时代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复杂眼光——那里面有傲慢，也有敬畏；有掠夺，也有欣赏；有‘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见，也有对东方文明发自内心的尊重”。

对了，我意外地搜出别人引用的寥寥数字：“枯岭的名声，即避暑胜地，从未有过地被极度询问关注着。而且，它的夏季，连着秋季和冬季，天气像长长的符咒一般地完美。”“从未”“极度”这样的词语证明，历史性的庐山早已是国际性的了。

庐山不仅属于名人和伟人。它同样属于曾经驻足和现在生活在此的所有人，包括都约翰那些洋人们。

以一山而包容天下，使一人能结交中外。人类情感在枯岭既狭窄又广阔的日常生活空间里，是一点一滴地培育起来的，那里鸡犬之声相闻，路遇似曾相识，人人各司其职且和平共处，风景怡人，性情怡人，人心怡人。说到底，人类情感本来就具体，就是邻里之间的点头微笑，就是大难当头的悲悯体恤。我以为，庐山有这么一段段百姓之间的往事，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叫作天下的人文圣山。

几十年间，我结交了不少庐山朋友，忆念过往，尤其聊及日常生活氛围里的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他们不免提及白洋人麦洋人霍洋人们，甚至私底下管霍洋人叫霍骥子，就像笑谈我们的某个街坊邻居，语气里没有轻慢，惟有随意的亲切，洋人仿佛是洋人们的小名、洋人们的昵称。哪怕有些朋友的祖辈只是石匠、挑夫，或者洋人雇用的厨师和仆人，哪怕当年的他们不过是寄洋人之篱下而已。

我曾在鄱阳湖边造访过一座名叫青山的古镇。在那里，连废墟都湮灭在草木之中了，仅存潜藏绿荫里的新旧两幢房屋，日日眺望着湖上的船来船往，云驻云飞。据说，青山的消亡是因为姑塘的兴起。然而，因水而盛极一时的姑塘镇，又因水衰落。民间另有说法，则把姑塘的盛极而衰归咎于枯岭镇的兴起。无论究竟若何，庐山脚下的不少居民成了枯岭最早的开发者、建设者，应是无可置疑的。

那些普通的建设者，同样也是人文圣山的创造者，他们的业绩是人文圣山最具价值的永恒景观。所以，他们的后代向我介绍其家庭迁徙史时往往不无自豪。我相信，追索任何一户老居民的家族史，应该都可以抵达庐山的人文传统，抵达一部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

2010年的那次国际作家写作营，正是主题为“文学与生态”的交流互动，生态关乎人类共同命运，于是讨论相当热烈。一位瑞典女作家分享了坐落於森林边缘地带的自家环境和漫步林中的惬意之后，问：为什么中国的花都长在栅栏里花坛里，野花到哪里去了？并质疑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感情。我西本本地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比如我说，江西的野花开在一年四季，要是你能早些时候来，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盛开的杜鹃花可以把一座座山峰染得红彤彤。至于其质疑，相信她若是庐山侨民自有准确判断。

因为，一部中国诗歌史，几乎就是山水诗史，收录一万六千余首诗的《庐山历代诗词全集》即为明证。而且，中国民间甚至把山水和自然万物当作神灵供奉来膜拜，比如主祀庐山君的官亭庙等。

之后再上庐山，我仍然经常与雾相逢，但记忆里却有了不少清晰的影像。比如，雪，红叶，林中宁静的小路和夜晚，一位青年对家居老房子的打量和追问……哦，还有诗友曾与我忆及的打量往事。四十多年了。某次在南昌开罢谷雨诗会，有青年诗人追踪美人上了庐山，真心要献诗献花的。然而，遭遇怎样，后事如何，居然无解。

我猜想，他一定遇上了漫天大雾。从通远走南山公路上山，迷失在枯岭浓雾里，多情少年被雾裹挟着，沿“跃上葱龙四百旋”的北山公路经威家糊里糊涂竟去到九江。

结果，诗人把鲜花和自己献给了雾。

怡情诗笈

## 赣州五章

□ 吴重生

### 赣江

在赣州，我看见章江与贡江交汇——  
一个“赣”字，左右相拥  
多少文字的铺垫，才能写出江西？  
水从不追问自己从何而来  
山懂得它的奔赴

贡水自武夷山西麓起身  
穿过山丘与峡谷  
“地界东阨南越阨，故将锁钥寄通关”  
三江合流处的古阁楼  
如一把插入水中的钥匙  
谁转动了它？  
谁又甘愿被锁在江河腰上？

而我，一个从浙江来的人  
忽然读懂家乡的“浙”字  
百折千回的折，溶于水  
再多的折，都只是水的修辞  
钱塘江把自己折叠成湖  
折成澎湃，折进大海  
赣江却在这里合二为一  
合成分水岭两侧的沉默

原来每一条江都有它的执念  
有的折向远方，有的合为当下  
赣州是合，是钥匙锁住了开关  
浙江是折，是潮水解开了边界  
我们隔山相望  
却在水里认出了彼此——  
你是我的上游  
我是你的入海口

### 宋城

听说赣州宋城和杭州宋城打官司  
勾翘檐角的楼阁是彼此的证据  
精致典雅的门窗是相互的旁证  
我，一个浙江人，无意充当证人

赣州人请文天祥、辛弃疾作裁判官  
只要随口吟咏一句他们的诗句  
便足以判定——  
所有的古城都是宋朝的行宫

这里的浮桥从宋朝年间出发  
人潮涌动，绵延四百多米  
连接贡江两岸，也连接着  
杭州某个早已消失的码头

百余只小船铺板并联而成的创意  
在水中荡漾了八百多年  
赣州宋城不是杭州宋城的副本  
而是宋史在赣江边的延伸

脚下光滑的石板路通向同一个宋朝  
赣州城墙长度等于杭州苏堤加白堤  
赣州涌金门比杭州涌金门早五百年  
名字迁徙，愿望落地生根

### 郁孤台

一见到郁孤台  
我便放慢了脚步  
仿佛看见故人撑伞立于雨中  
在静候儿时的我

一个人是一支船队  
章贡区贺兰山是一座灯塔  
一直照耀着我  
宋代城墙从台下逶迤而过  
山势高阜，郁然孤峙——  
辛弃疾曾在此提笔  
将一阙词写进滚滚长江  
郁孤台从此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小时候读辛弃疾  
我读到的是石头的震颤  
也读过严子陵——  
富春江上，一领蓑衣钓烟雨  
那台不高，却让整个东汉  
低了低头

如今在郁孤台  
辛弃疾站在我左侧，或者右侧  
我俩一起面朝西北  
长安不可见  
无数山沉默地数着朝代

可我突然想起  
若严子陵来到这里  
他会放下钓竿，还是转身离去？  
一个用不仕成全名节  
一个用悲歌擦拭残躯  
两座高台，隔着千年江水  
互相看不见，却同样  
把孤独站成了海拔

台阁静默，江水奔流  
人事如碧桃开落  
唯有诗词是不沉的浮桥  
而楼台——  
只是江水回头时  
一闪而过的沙鸥

### 虔与赣

据说，虔州的名字里藏着一只虎  
虎蹲在文字之上  
把“文”压成了偏旁  
每一个写下“虔”字的人  
都像在替一座城弯腰

后来，虎被请走了  
不是赶走——是请走  
用章江和贡江的水  
洗了洗笔锋  
虔变成赣  
左边站着文章  
右边站着贡献

一只虎的退场  
不是失败  
是文化终于学会了  
用自己的名字呼吸

你看，改了名的城  
城墙还是宋代的  
郁孤台还是辛弃疾登临过的那座  
浮桥依旧横贯贡江  
数着八百多年的脚步  
只是老虎不再蹲在名字里  
它去了哪里？

或许它化作了江心的石头  
或许它躲进了“虔”字的旧刻本  
又或许——  
它从来不是敌人  
只是一个字的偏旁  
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文，需要被压一压  
才能挤干水分

而赣州，卸下虎之后  
把两江水写成一个字  
把千年史走成一条路  
文不孤，必有邻  
章贡合流处  
人间正可读书

### 婺剧和赣南采茶戏

婺剧是江南温婉的代名词  
我懂得浙中风骨里端庄绽放的岁月  
还有家乡笔墨里深藏的庙堂意韵  
清冽规整的唱腔滋润了我的童年  
衣冠锦绣，礼序分明  
如同浙人处世，恪守方圆

赣南山野生长的采茶戏  
是南岭泥土酝酿的人间序章  
从不拘戏台礼法，不染浮华冠裳  
矮子步俯身，向着大地俯首  
袖筒流转，扇子轻扬  
草木、茶田、客家烟火，皆是剧本  
一宗浙婺，一折赣茶  
两种非遗，两种人生哲理  
婺剧偏爱山河大雅，岁月皆含分寸  
采茶戏沉于乡土，悟俗世人情  
舞步松弛，唱腔朴素  
躬身不是低矮，是读懂大地包容

有人于繁华礼度中修身  
有人于烟火尘埃里安生  
我在一本影像集中体悟南北戏魂  
原来大道从简并非戏言  
在高台上远望山野  
那是最温柔的人间